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玉佛緣 第二回 試相法狀元改扮 釋疑團名士談天

卻說錢子玉攜眷南行，在輪船上遇著風浪，險些兒出亂子，聽得喊叫之聲，心膽俱碎。那船的顛簸，從來未有。躺在牀上，不住嘔吐，直覺得九死一生，這番性命休矣。正在沒奈何的時節，又聽有人說道：「好了，天妃娘娘來救我們性命了。你看那一陣鷗鳥，不是他的巡海使者麼？」子玉本不信神怪之事的，到了此時，性命要緊，由不得有些希望，勉強抬頭，向玻璃窗外看去。果見船邊一片飛鳥，跟著船走，似乎覺得風浪小些。當日直鬧到天黑，船才略略安定，船上的搭客，也能起身呷些茶水。子玉對他夫人說道：「我們今天的性命，是白撿了來的。到底神道是有的，我一向就聽見人說天妃娘娘的靈驗，只因素性不肯說神說怪，恐怕惑世誣民。如今說不得，我到了湖北，倒要替他老人家立個神位，朔望拈香，你道使得使不得？」原來李氏夫人大有母風，最喜見神見鬼，信那女巫姑子話的。當時聽他丈夫說到這話，正中下懷，便附和道：「那個自然，天妃娘娘自小出家，道行本是極深的，專肯救人苦難。我母親一向就虔奉他，所以過江過海，都能逢凶化吉，遇難成祥。」子玉道：「到底有些靈驗。」次日，輪船到上海，子玉上岸，拜見幾位招商局總辦，製造局總辦，都是候補道的職銜。那招商局總辦何大人，薦了一位書啟師爺，是極有文名的，姓胡名游，表字子偃。子玉也久聞其名，使命輿拜訪，當即送關聘請，約他同赴湖北，鬍子偃自然允從。

過了幾日，子玉到得湖北，一切接印等事，不須細表。幸喜鹽道缺的公事甚簡，每天卻有一百兩銀子的進項。子玉一做三年，手中很有幾文，便撇開來結交京裡的幾位老師同年，因此內裡傳出信息，有將子玉升臬台的意思，卻被一位相面的魯先生打聽一個仔細。原來子玉自從經過黑水洋風潮之險，既信了天妃娘娘，把他供奉在衙內，就換了一種性情，相面也信了，算命問卜也信了，覺得人生一生名利，都有神明管著，不由自主的。門上的二爺們，見他信這一門，不免招了些九流三教的人來湊趣。這魯先生是江蘇揚州府人氏，本是世代書香，他到湖北覓館，同鄉都不肯招呼，因而流落省城，只得在黃鶴樓上，擺了個相面桌子。他雖看過幾部麻衣相法等書，卻是本領有限，仗著心思活變，口才伶俐，能探得出人家的心事，所以話多奇中，傳揚開了，生意極好，不免自己誇張起來。換了一塊招牌，寫了七個大字，叫做「魯半仙揣骨神相」。武昌城裡幾位有錢的富翁，做官的鄉宦，他差不多都相過了。半仙既積攢些相金，手頭有了幾文，便收了許多徒弟。那徒弟是不叫他學相法的，只要他四路八方打聽，那裡來了闊老官，他是怎樣出身，將要營乾甚事，那裡來了個讀書人，他是一榜或兩榜，是否來覓館的，或是打抽豐的，官場裡有些升遷調降、委缺委差的消息，都要探聽詳細來報。每月給他徒弟若干錢，都是半仙相金裡面多餘下來的。耳報神多了，生意分外好。當時便有一位新科狀元田令枚，合他同年張仲瑩庶常，路過湖北，張羅些散館盤費，合本地一位學堂總辦支大名士同年交好，席間談起魯半仙的神相來，令枚只是不信，說這些江湖上的人，那有本領，不過仗著會說騙飯吃罷了。支大名士道：「可不是，我起先也不信他，特地叫他來試試，誰知他很說得不錯。上科會試，他道我氣色不開展，勸我不必去，我不信，去了，果然臨場大病，幾乎不起。後來我想運動魏帥，開個學堂，問他成不成，他道我文星透露，定然要居講席，果應其言。所說是小道可觀，老同年且慢看輕了他。」仲瑩道：「這事有法試驗。我們初到此地，他是還沒知道。如今改了個窮人的打扮，叫他相相看，令枚也是高興。」支大名士便叫家人們取到兩身粗布衣褲，二人換了，踱到黃鶴樓上。

卻見一個小小相麵攤子，支著布篷，一塊白竹布招牌，大字居中，寫著「魯半仙揣骨神相」，圍滿了一簇人，挨次相去，只幾句話，那被他相過的人，便欣然的掏出相金。有些極窮苦的，他還不取分文哩。二人在旁邊聽了多時，也測度不出他的妙用。後來人漸稀了，令枚擠上去要相，忽然走來一人道：「魯先生，人家裡有封信在此。」魯先生且不相面，把信拆開一看道：「我知道了，還有兩位貴人相過了便回。你路過我家裡，叫他們不要著急便了。」那人自去。這才把令枚仔細端詳，又把他身上幾根要緊骨頭摸了又摸，口中喃喃的道：「這也奇了。」便問令枚道：「你現在做甚營生？」令枚道：「我是跟周大老爺出京的，如今他不留我了，我想找個地方。不知道氣色怎樣？財運好不好？」半仙呵呵冷笑道：「狀元公，你休騙我，你這相應得今科大魁天下，你先送我五十塊的相金，我替你細談。若要相欺，我便不談了。」令枚道：「魯先生，你不是瘋了麼？我跟周大老爺來到江夏縣衙門，也到過這黃鶴樓兩次了。我認得你，你認不得我。像我也會中狀元，那天下的人，都會中狀元了。」半仙只是笑，不做一聲。令枚沒法，只得推仲瑩上去。半仙有意買弄本事，只略略一觀道：「你二位都是金馬玉堂中人物。這位張大人，是骨格差些，所以退後一步；然而後福倒好，大約兩湖一席，將來是有分的，相金一百塊，少便休談。」二人被他說得心動，原來功名心熱的人，最易著迷，只被半仙幾句話，便服服貼貼的肯出錢。先是仲瑩認了自己是個庶常，然後令枚也自認做狀元，只請相金減半。魯先生笑道：「我也是遊戲人間，並不在銀錢上計較。因二位大人有意相欺，故敢口出大言，只隨意惠些，將來在下的話驗時，休要忘卻便了。」於是再把令枚細相，說他那一部運應中舉，那一部運應得大魁，底下就說是留館放差，官到侍郎，壽逾六十，只能外放，說仲瑩卻須散個部曹，將來怎樣放出府道來，甚時便升臬藩，甚時便升督撫，家私百萬，壽有八旬多，兩子送終。半仙說完一番混應酬的話，田張二人甚喜，每人身邊掏出台票兩張，都是二十吊錢，遞給了他，半仙接在手裡，有些不足的神氣道：「田大人宦途清苦，在下倒不計較。張大人是富貴雙全的，還要叨惠些。」仲瑩沒法，只得又掏出十吊來給他，高高興興的走回支宅，換過衣服。支大名士道：「何如？我說他有點本領。」令枚道：「我始終不信，為什麼他說我中舉的年分不對呢？」支大名士道：「他據部位說的。那得意年分，須看當時氣色的。」仲瑩卻很信其言。

這話傳到鹽道錢大人的耳朵裡，子玉正因盼望升臬司，還沒確實消息，要找個算命先生決一決。聽說有這魯半仙的神相，如何不相信？隨即差親信門丁，把他暗暗的請進來。這天子玉上制台衙門回公事，飯時方歸，吃過飯，踱到簽押房，問跟班的道：「魯先生請到沒有？」跟班的道：「早半天就到了，在門房裡伺候著哩。」子玉怒道：「何不早來回我？快去請來相見！」跟班高聲應了幾個是，便把魯先生引進。子玉見他是四十多歲的人，蟹黃鬍子，穿件灰色搭連布夾衫，天青大呢棉馬褂，胸前掛著鯊魚皮的老光眼鏡套子。子玉略抬身體，命他坐下道：「聽說足下的相法神奇，久思請教，只因衙門裡不便奉邀，他們既把足下請了進來，你順便替我看看罷，出去卻不可洩漏於人。」魯半仙連稱不敢，相了一會，說：「大人的根器厚得很，天庭開闊，地角也稱得過。況且河目海口，是人間有一無二的相，將來位極人臣，名揚中外，不用小子說。據目前看來，眉毛間隱隱有些黃氣，天庭裡光彩也漸漸發露了。照相書上說來，是就要升遷的。不是小子冒昧講，只怕這臬憲的苦缺，要輪到大人了。看這光景，不過數日內，定有上諭下來。為什麼呢？大人方交顯運，正主掌生殺之權，現在又沒用兵的事，只臬台可掌這生殺的權柄，所以說大人要升臬台。」子玉聽他說得有理，很是佩服，當晚留他吃飯，就請了書啟胡師爺文案陸老爺陪陪，子玉亦坐在一旁，看他們吃飯。席間談起他的神相，就舉田張兩翰林的事告知胡、陸二人。原來這陸老爺，表字省夫，是一榜出身，大挑知縣到省的，肚裡甚是博雅，就只做官不甚相宜，以致到省已久，沒見過一個紅點子。還是子玉到了，知他文才好，才委他當了文案，他只合鬍子偃談得來，二人都不信相命等事，見子玉這般著迷，也只好唯唯答應。子偃道：「晚生從前遇著一位算命先生，見他替人算命，都有三五個人，背後跟著提拔他，所以有時說得很準。如今這位魯先生，名不虛傳，果然一望便能看出人的貴賤來，竟可稱得神仙，不但是半仙了。」要知子偃的話，是有意調侃子玉的，明說江湖伎倆，不過如此，休去信他。子玉卻不悟，只道他贊揚魯半仙，聽得甚是入耳，倒把個半仙臊得面紅過耳。原來正說著他的心病，嚇得再也不敢開口。

當晚席散，子偃邀省夫到自己書房裡閒談。省夫道：「道憲這樣一個聰明人，怎麼會相信那相面的？」子偃道：「省兄有所不知，世間有兩種人喜信命相。一種是貧窮的讀書人，心上只想怎樣功名發達，做官做府，弄些味心的錢，回去享福。這個念頭一動，就有多少金玉錦繡、高廳大廈、粉白黛綠的美妾嬌婢，應了他這念頭，一套套的演出來。攔不住一場一場的落第，依舊過他那寒酸日子，愈不得意，愈要指望。殊不知指望是空的，就沒法知道將來的事，只得去請教算命先生相面先生，聽他幾句恭維話。縱

然是假的，也博個眼下快意。還有一種是富貴人，他已經得過好處，只是人的志願，那有足的？做了府道，便想做藩臬，做了藩臬，又想做督撫，有了十萬銀子，就想積到百萬；有了百萬，又想千萬。只皇帝不敢盼望做罷了，餘下的體面事，都要輪到自己，才覺快活。所以也肯信命相，為那算命相面人說的，都是什麼位極人臣，家私百萬。這樣入耳的話，那有不願聽的理？常言道，窮算命，富燒香。窮人指望富，誰知富人還想再富，燒香是恐怕保不住富貴，求神明保佑他多活幾年，好享用這個富貴。他卻不悟，富貴是自己掙得來，與算命相面什麼相干？壽數在乎自己保養身體，譬如一件器具，屢用便壞，自己把身體糟蹋壞了，與神明又什麼相干？這樣愚人，世上多著哩。我們中國做官的人，並不靠本事得來的。既然大家都沒本事，為什麼一般的人，一個就那般尊貴，一個就那般微賤，只得說他的命好相好，這就是信命相的病根所在。我們東家，少時本不信此，如今也著了這個迷，恐怕到老亦不會悟的了。」正在說得高興，只見小廝趕來說道：「大人升了臬台了。」正是：

錦上添花容易有，雪中送炭本來無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